皇清經解續編

日仁12
698
81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二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洪範第十二　周書　左氏春秋說文引爲商書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　莊云武王卽位之十一年克殷立武庚以續殷祀釋箕子囚箕子不忍見殷之亡走之朝鮮武王封之而不臣其後二年紂喪畢于是箕子朝周不曰來朝曰歸者喜之也

王乃言曰烏乎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

攸敘史記隲作定協作和燮訓常攸訓所
五行志攸作迪段云迪說文迪字

馬曰陰覆也隲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　謹案陰降也古
降讀戶隆切與陰爲雙聲陰隲猶言陟降堯典言黜陟左氏

叔父陟降亦陟降之異文也協合也言天升降下民各因其
材而篤之王者承天布化當理敘其五常五倫我不知其次
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陻說文引作墮
云壁中文孔讀作墮衛包改陻漢石經作伊段
又云古文墜段云雙聲汨漢石經作白段云今文从段借字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史記畀作從疇作等漢五
行志訓爲九章斁說文引作
作嬖敗也史記
廣注一本作釋
鄭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

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殛釋文本又作
極段云當作極
鄭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漢五行志曰此武王問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
也尚書中候云堯率羣臣東沈于雒退候至于下稷赤光起
元龜負書中背有赤文朱字鄭注大傳曰初禹治水得神龜
負文于洛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
初一曰五行

馬曰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　鄭曰行者順天行氣
次二曰敬用五事敬五行志孔光傳引作羞葘文志釋爲
進段云敬古文羞今文孫云荐羞蓋荐字

次三曰農用八政

鄭曰農讀爲醲　馬曰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王同　傳曰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五行志作叶說文叶叶皆古文協字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大傳作王五行志說爲君說見後

孔光曰蝕對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思聽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婁降　段云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

次六曰乂用三德　乂五行志漢石經作艾後案說文引堯典俾壁壁中書凡訓爲治之字皆當作壁

次七曰明用稽疑　說文卟卜以問疑也讀與稽同小徐繫傳疑今文借疑字

次八曰念用庶徵

鄭曰庶眾也徵驗也謂眾行得失之驗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谷永傳作饗段云經當作鄉嚮漢人字威史記五行志皆作畏

馬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一五行　史記無一至九九字漢石經爲天下王三德相連無六字蓋今文九章無一至九九字古文有之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左氏疏洪範以生數爲次六府以相剋爲次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王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　馬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　王曰橈之曰稼斂之曰穡　白虎通曰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

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包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爲萬物母又云五行所以二陽二陰何土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蔡氏曰五行有聲色氣味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段云今文尚書思下有心字

異義今文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同古文鄭駁之五行傳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董劉歆班鄭說皆同此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

江氏聲曰人相見則先見其貌既見則必有言因其言則可以知其所視所聽且可以知其所思是相見之次也　後案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要以伏鄭爲定易四正卦東震爲木爲足爲動西兌爲金爲口爲說言北坎爲水爲耳南離爲火爲目虞翻易象坤爲土爲思離爲見爲光爲明坎爲虛爲入爲納皆其證也素問爲醫家言月令言五藏位次言各有當與八卦九疇言理氣象數者不可強合爲一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段云今文尚書作思心容當爲容以古文正今文也漢五行志應劭注容古文作睿繁露說苑戰國策高誘注荀悅漢紀晉書隋書五行志引洪範傳皆作容詩凱風傳小旻箋作叡睿之小篆也顏師古漢書注改容作容以傅合古文尚書不知容與睿形音義皆異也史記與古文同或後人以今本改之

鄭曰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似與上

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刺也睿通於政事　馬曰發言當使可從睿通也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史記乂訓治哲訓智五行傳乂作艾睿作容正義鄭本哲爲晢鄭讀爲哲五行志王肅作悊云悊智也王伯申云謀敏古同音

馬曰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上聰則下進其謀　鄭曰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晢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　書大傳鄭注曰心明曰聖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後案五行之氣降生五材爲味色聲臭以養人之欲者凡民莫不能用之聖人亦不能去然此氣之粗者也聖人終不以爲用也其不離乎氣而不雜乎氣之粗者乃五行之精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　見中庸鄭注　故貌言視聽思所謂有物所謂形色也恭從明聰睿所謂有則所謂天性也肅乂哲謀聖踐其形盡其性也凡民莫不有五事而但用之於食味別聲被色之間至於恭從明聰睿固有之才則不能盡是不誠無物而五事皆虛器矣惟聖人敬用五事是謂能用五行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馬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寇主誅寇害　鄭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

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　大傳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八政先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馬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　鄭曰星五星也　謹案星辰隨時刻而不同所以紀歲實月離日躔後世以之分天部也歷數上推往古下推萬世後世所謂運算轉歷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洪範五行傳作建用王極下王之不極是作皇極傳曰皇君也莊云諸本皆有一誤皇極當作皇皇建其有極當作王郎下文王極之敷言是也五行傳建用皇極當作王

洪範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言之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爲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不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敷史記作傅

馬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　疏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敬用五事也不云敬用五事而云斂是五福者福是善之見故以勸民

惟時厥庶民于女極

馬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衆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

錫女保極

鄭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　後案古錫賜上下通稱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釋文比毗志反毀字作無下無偏無黨字作毋最有分別古文尚書則皆作毋謹案此皇字亦當如大傳作王極之敷言下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釋文罹馬力馳反又來多反疏曰時人下或有德字鄭王諸本皆無德字疑衍字也莊云文義當有德字諸本脫○罹史記作離大傳作麗段云古離訓分亦訓合漢隸變始作有罹字蓋羅字之或體馬本當同史記衞包以俗字改之開寶間又改釋文也協大傳作叶謹案此節兩皇字皆當作王

馬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爲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　謹案有守有所不爲故馬曰舍也念卽念用庶徵之念

鄭訓徵爲驗則傳訓法也言庶民之賢者汝以官人之法試之其未合於中行而亦未麗於咎徵者汝以寬大之法容之而汝也汝常和汝顏色曰予所好惟德則所念所受之人已知表率汝又斂五福以法則尊祿之斯人皆日進於德而協於王建之大中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史記作毋侮鰥寡大傳作毋侮矜寡列女傳引同釋文煢孫云詩正月釋文惸本又作煢蓋假借字

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段云鄭以古畏威通威謂恐懾與馬孔說異　謹案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馬說爲長　後案揚雄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馬此注所本與下高明柔克同文異解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羞潛夫論作循段云循爲脩之誤形近也脩又爲羞之誤聲近也邦史記作國無好下史記無德字孔疏無好對有好又云傳以好德言之又云定本作無惡疑誤耳是正義本無德字也定本亦無德字但好誤作惡葢後人從傳文增入德字宜改正王觀察云好與咎爲韻

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　謹案而女也正人有爵祿方能布善行于下女弗使有好于而家謂未封微子爲殷公以續殷祀與周爲賓客時人斯其辜言殷民受紂之餘殃將自作不靖也無好箕子所謂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者謂祿父也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箕子知紂卒無後武庚終不能續殷祀武王雖封爲二王之後而卒叛亂覆宗絕祀也此義本之尚書既見又案箕子自稱我稱武王爲女以賓師之道自處也示罔爲臣也本紀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亾國宜告此數言存殷祀之大者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釋文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段云衛包奉元宗詔改爲陂宜更正此條釋文開寶間李昉等語也史記玉篇尚作頗義唐時尚書多作誖義古音蒦宜誖同魚何切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好說文女部引商書中文孔以今文讀爲好有呂覽韓非引皆作或古同韵字馬曰好私好也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平惠定宇云當作采見堯典無漢石經作

鄭曰黨朋黨　傳曰蕩蕩言開闊平平言辯治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馬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鄭曰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　傳曰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

曰皇極之敷言　史記皇作王敷作傅下同謹案馬本皇亦作王

馬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　謹案極之敷言卽上文無偏以下四十八字是也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彝史記作夷下訓字史記作順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同謹案馬本同史記

馬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于天下于天爲順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馬曰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王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　謹案言王者常以極之敷言爲教訓斯順於帝則庶民亦順行是言則可以近天子盛德之光輝也馬王義似曲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王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

六三德一曰正直

鄭曰正直中平之人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克後漢書鄭興傳引作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

馬曰克勝也　鄭曰克能也

以成治立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燮史記作內段云古內入通用入燮同部字此今文作內也）

鄭曰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治之（潛左傳史記作漸段云谷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潛左傳史記作漸段云谷永傳作湛漸蓋今文作漸）

馬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　傳曰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　杜預左氏注曰沈漸猶滯弱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已本性乃能成全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鄭曰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異也　馬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漢石經凶上有而字段云漢人經王嘉傳作慝後案說文無慝字古止作忒）引此三見皆無其字僻史記石

鄭曰害于女家福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　馬曰忒惡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說文作卟筮說文作簽周官省作筮

鄭曰言將攷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釋文蒙武工反徐亾鉤反正義鄭本蒙作霚聲相近○霽史記作濟鄭本同蒙史記作涕霚大卜註作蠢當以鄭王作霚史記作涕說文作圛同行也尚書曰曰圛圛圛者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莊云詩齊子豈弟箋云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圛圛之字惟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定爲圛古文則爲悌故鄭云爾史記從孔安國所受古文作涕東晉古文參用古今文作驛今古文曰圛皆在曰蒙之上段云霧即霚之俗霚與霽一字今古文同也克太卜注作剋悔說文作卦壁中本也孔安國以今文讀爲悔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史記作卜五占之用二衍忒句鄭同

鄭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霽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軄用五易用二寘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霽者氣不澤鬱鬱冥冥也克者如祓氣之色相犯也內卦爲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晦猶終也卦家多變故言衍貣也

馬曰占用二占筮也　王曰霽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圛霍驛消滅如雲陰也克兆相侵入也卜五者筮短軄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鄭曰立是能分別卦兆之名者以爲卜筮人卜筮各三人大

卜掌三兆三易從二人從其多者蓍龜之道幽微難明愼之深

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庶人漢石經作庶民）

鄭曰卿士六卿掌事者　謹案則法也於常法有變動必有大疑先竭其心思詢於卿士庶民而必決之蓍龜者示不敢專以尊天也易所謂人謀鬼謀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高郵李惇云逢字句絕與上从同爲韻史記身字子字上皆有而字）

馬曰逢大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鄭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竟內則吉竟外則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暘史記作陽燠史記漢志王莽傳公羊何注皆作奧下同）

鄭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　謹案書大傳以貌配雨言配暘視配燠聽配寒思配風鄭所本與下休徵咎徵

合也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曰時五者史記作是後漢書李雲傳作五氏來備荀爽傳作五瑞咸備僞孔序蕃作繁說文引同後案是氏古通廡史記作蕪假借字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無史記作亾古通

江聲曰極備卽所謂恆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乂史記作治晢史記作知五行志作悊蔡氏作哲

書大傳鄭注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所謂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後案聖包貌言視聽土亦包金木水火風屬土故時風爲聖之驗也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釋文豫徐又音舒正義鄭王本作舒史記作舒五行志公羊何注同大傳作荼蒙史記作霧大傳作霧後案鄭當作雩正義改鄭就傳也恆史記皆作常以鄭曰狂倨慢也恆常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順之舒舉遲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順之急急促自用也雩雩見冒亂也　五行傳曰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不艾厥咎僭厥罰恆陽不悛厥咎茶厥罰恆燠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不聖厥咎雩厥罰恆風鄭注云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恆雨也君臣不治則僭差矣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恆陽也君

不視燎則荼緩矣視曰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恆燠也
君臣不謀則急矣聽曰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政促迫故
常寒也霧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霧冒矣思心曰土主
四時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納雨暘寒燠之徵
皆所以殖蕃物之性命者也殖氣失故恆風也　謹案五行
傳於維金木水火沴土之下又云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
眚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乃七十子所傳
微言大義夏侯勝以諫昌邑王者足以補經正義以左氏天
有六氣陰屬天陽屬風雨爲庶徵之三晦明卽寒燠不及大
傳鄭注之精確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時無易百穀用成乂
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
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甯省史記作眚馬同古通俊史記作峻

馬曰言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　鄭曰庶以兼休徵咎
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尙微故大陳君臣之
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
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傳曰師尹衆正官之吏　孫云易者
賈子曰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爲易俊者說文俊材過千人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馬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鄭曰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
金妃故星好焉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
木克土土爲妃尙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

克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金尙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是土
十爲木三妻木八爲金九妻故月離于箕風揚沙月離于畢
雨滂沱推此而往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
是由己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鄭曰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王曰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
常法以齊其民　漢天文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
黃道一曰光道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
日之所行爲中道月有九行者黃道一黑道二出黃道北朱
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
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

夏夏至南從朱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鄭曰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
可見故也　後案漢天文志曰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
旱風出陰道則陰雨故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
軫則多風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
失中道而東西也五行傳以恆陰配王之不極下又云時則
有日月亂行此月之從星以致風雨正日月亂行之事王省
惟歲以下皆言皇極之得失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鄭曰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心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

是人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康甯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姣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　孫云說苑河間獻王曰尚書五福以富爲始葢今文尚書一曰富二曰壽　謹案攸好德者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而失其所養好惡遂遠惟聖人根心生色所謂性之也考終命者堯命舜曰天祿永終詩既醉備五福之應高朗令終令終有俶振鷺之以永終譽大誥之攸受休畢周公之成文武德成康所以畢命皆是也葢如堯舜三王之受命子孫賢聖則能敬承之不肖亦不能損其令名大德受命其量無極包上四者而言之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馬曰凶終也　鄭曰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愚懦不壯曰弱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甯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令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甯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

大中故弱也　謹案鄭以六極配五事皇極本之五行傳五行志又以心思不容其極凶短折反之爲考終命言不從其極憂反之爲康甯視不明其極疾反之爲壽與鄭異義者蓋今文說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四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檠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三　周書四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金縢弟十三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弗史記作不馬本同說文引作不念段云壁中書孔安國讀爲豫釋文本又作忬段云忬卽念也）

謹案既克商二年卽洪範之十有三祀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穆史記作繆一切經音義引作睦古通）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鄭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　傳曰穆敬也戚近也　謹案

言二公分疏未可近我先王也莊宗伯云吾與爾三公之卜非武之夢也据逸周書史記武王是年六十有二矣公乃自以爲功功史記訓爲質

謹案功事也公爲王請命又請以其身成文武之德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馬曰壇土堂　鄭曰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　謹案不於廟而爲壇墠者特禱而卜非常事也

植璧秉珪　植史記作戴珪作圭下同鄭曰植古置字段云秉古以爲柄字

謹案璧珪以禮神祇非祀先王所用也周官三公執璧上公執桓圭蒼周公以三公兼分陝之事故以二者爲質也

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冊史記作策某作王發遘厲虐疾作勩阻疾徐廣曰阻一作淹

鄭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莊云是有二字屬上讀丕史記作負

鄭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　謹案有史古文作又通右丕子何休公羊注諸侯疾曰負茲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冊言於爾二王是保右之其負子之責在天請以旦代請假年於武王旦以身終其事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考史記作巧

謹案仁存也考壽考也不與丕古通言予存而且壽固能制作禮樂致三王之德於大平而今天下未洽元孫之材藝遠過於旦存一年則祖考子孫臣民蒙一年之福也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謹案敷傅通助也段云佑俗右字孫云說文祐助也

馬云武王受命於天帝之庭布其道以祐助四方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烏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史記祗訓敬寶作葆朱云寶古通作葆段云墜俗隊字

鄭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　莊宗伯

曰墜寶命非失天下之謂言東方未靖再動兵革恐文武之受命既純而後之人襍之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

馬曰元龜大龜也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馬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亦愈也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謹案言成德永終之事命不在我則三公分陜我亦不敢任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文選引作襲注云襲習通

啟籥見書乃并是吉莊云史記訓爲乃見書遇吉論衡卜筮篇作公曰乃逢是吉又曰卜曰逢筮曰遇并古文作鮦詳古文甲乙篇

馬曰籥藏卜兆書管　鄭曰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　王伯申云廣雅籥笘篇也是籥爲簡屬馬鄭失之

公曰體王其罔害　史記無體字周官占人玉藻鄭注罔皆作無史記亦作無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莊云惟永終屬上讀是圖二字屬下讀史記作茲道能念予一人段云古訓猷爲道今文蓋作茲猷

馬曰一人天子也　鄭曰茲此也　莊曰周公開籥見書知許所請故言兆體王其無害新者若再受天命然受三王之命告以天祿永終是圖謂占書龜所告之謀也茲益也周公言歸俟爾命及見書所示之謀知三王所以命周公者曰艱大日益若誕保文武受命七年之事亦見占書能任也任念予一人言不許周公永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翼史記訓明段云爾雅翌明也郭注引書文昱日明也从日立聲翊从羽亦立聲翌昱假借字尚書此字凡六見此及大誥翌日召誥二翌日顧命翌日翌室皆當作翌鄭包概改作翼不知翼訓輔訓敬從羽異聲與翌音義各別不可不辨正也

鄭曰滕束也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　謹案武王遘疾甚危公精誠卜禱一日而瘳易緯所謂陽感天不旋日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謹案喪如字

鄭曰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于

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　謹案武王崩年葢六十有四說見上經不曰崩而言既喪鄭以爲三年喪畢服除是也周公時爲太宰武王喪畢成王年已及壯百官仍總己以聽於周公管蔡因之啟商瑟問王室曰流言者不知其主名也史特書管叔及其羣弟而不言武庚淮夷與奄者著其首惡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說文辟法也從辛從口節制之也周書曰我之不辟馬鄭音辟辟傳用說文

鄭曰避謂避居東都言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有謙讓之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以告於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　謹案說此經者墨子蒙恬下至馬鄭及僞孔諸說謬亂不可勝辨惟魯世家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得之此即公羊子傳云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又云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葢聖人所在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周公豈得避流言而出奔乎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鄭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　王曰東洛邑也管

蔡與商奄共叛東故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
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
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　謹案史不書東征而曰居東不
斥管蔡而曰罪人緣周公之心而爲諱詞也魯世家言周公
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放蔡叔殺武庚平
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詩毛氏及王肅皆本之此定論也鄭
氏之誤千寶易注從之意以成王感悟迎周公歸而後東伐
耳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卽此所云居東
二年也又曰三年踐奄孟子所謂伐奄三年討其君書序成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也蓋成王感風雷之變親迎
周公於兵所書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皆三

年事也東伐黜殷皆周公奉王命以行踐奄則成王親莅之
非重奄與多方也爲親迎公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貽俗詒字詩序作遺段云
詩正義多誤作
怡悅也非是　鄭亦作詒說也說讀如稅

鄭曰于二年後也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
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幽風鴟
鴞也鶹子斥成王　謹案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鴟鴞巧鳥
也既取我子喻管蔡曰無毀我室曰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謂
奄與五十國未定建侯衛營成周制禮作樂之事未及施行
不能比隆於唐虞夏商雖有天下猶之未有室家也王與二
公皆未及知故公作詩以貽之

王亦未敢諭公諭史記作訓段云玉篇云信古文作訏集韻曰信古作訏皆本說文訏史記作訓乃訏之誤莊云古文尚書作玉篇從立心非從小也幾今文當作信信作訓作諭作譙皆誤也

鄭曰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謹案成王以爲天下既定矣卽奄與五十國之蠢動公自可不血刃而定之何或敢侮予未有室家之維音嘵嘵爲哉蓋王仍未知公之志而逸豫之心萌矣

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斯史記作盡

鄭曰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　傳曰二年秋也蒙恆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史記徐廣注說一作簡

鄭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佩爲成人成王此時年十五於禮已冠而必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鄭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釋文噫馬作懿云猶億也謹案噫億音懿抑古皆通用莊云信句抑公命我勿敢言句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史記無新字釋文新逆馬本作親迎

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新迎改先時之心
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　謹案我國家禮亦
宜之者詩伐柯我覯之子籩豆有踐九罭我覯之子袞衣繡
裳周官上公之禮冕服九章八壺八豆八籩是也大傳以爲
賜魯郊禘非也成王於周公親則叔父尊則保傅非若湯之
於伊尹也雷風動威而著親迎之禮孟子所謂尊德樂道必
有不召之臣豈僅得禮之謂哉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鄭曰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
不回旋經日　馬曰反風還反也　謹案出郊者著新迎之
速傳謂以玉幣謝天非也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釋文築本亦作筑謂築其根

馬曰築拾也起其木拾其禾　鄭曰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
者起其木拾其禾乃無所亡失也　傳曰此以上大誥後事
因武王喪并見之　謹案書大傳大誥在金縢前傳本之是
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五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檠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四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大誥第十四　周書五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釋文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
莽大誥訓猷爲　正義鄭王本猷在誥下案王
道亦在誥下

鄭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　王曰稱成

王命故稱王傳同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　釋文弔音的又如字莊云
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弔爲叔之訛古文叔第字

相近釋文割馬作害馬讀曹
句正義鄭王同馬讀傳以延洪屬讀弗少延爲

鄭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之　謹案弗弔猶言遭家不造也不

少延謂武王之享國不久也造哲言作哲也迪道康安格至也

己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 己漢書作熙師古曰熙辭蓋古云反徐音憤閉漢書作比莊云比今文皆讀若嘻下同賁釋文扶此閉字東晉古文所改于天降威絕句王絕句殷云拔莽誥及傳疏今于威絕句王絕句殷云拔莽誥及傳疏今古文皆無于字謹案天降威用帝帝室于乎通則此當天降威三字屬下讀

殷云漢武詔云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用此經也敷賁江氏聲讀敷爲傅賁爲奔以爲疏附奔走之臣 謹案敷舒也賁讀如憤言爾邦君御事發憤以布文武所受之命當不忘黜殷

大事予不敢墮閉汝 王伯申云忘與亡同失也

用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鄭曰受命曰甯王承平曰平王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謹案用說文卜中乃用也天降威猶言天降割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殷云孔讀爲蠢此引書乃許君記憶之誤

鄭曰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

殷小腆誕敘紀其敉 紀莽作犯

馬曰腆至也 鄭曰腆謂小國也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鄙莊云一切經音義引詔定古文官書圖畫二形同此即古文圖字也

馬曰疵瑕也 鄭曰知我國有疵病之瑕 謹案國有疵者謂管蔡也王肅及傳以天降威謂三叔流言非是左氏春秋

曰鄙我亡也　莊云翟方進傳固知我國有咎灾使民不安是天反覆右我漢國也葢今文說今文鄙作啚即古文圖言天反復圖謀我周邦金縢曰是圖茲攸俟即三龜習吉之告猷也

今蠢今翼曰　段云翼當作翌說見金縢

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甯武圖功　大傳獻作儀說見皋陶謟段云莽誥作民獻儀並存今古文也

謹案言有賢者十人輔予以德必能撫安武王所圖之功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并莊說見前

鄭曰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傳曰尹正也正義卽顧命百尹也　謹案逋亡播散之臣謂祿父葢武王崩商奄五十國俱不會葬卽成王卽位又不朝故曰逋播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艱魏石經作囏

鄭曰汝君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畔其爲難大　謹案艱大民不靜前卜辭也在王宮邦君室謂管蔡也考翼謂父之所敬違卜後卜辭也此阻撓國政之言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烏乎允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

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甯考圖功造莽誥作遭恤說文作卹古通

馬曰造遺也　後案予造天役猶文侯之命言造天丕愆也

謹案義宜也綏安也無毖毖也毖慎也誠也言于我不知自憂爾君臣猶宜勸予曰其誠于憂不可不成前甯人所圖之功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替莽誥作僭師古注僭不信也段云魏三體石經作替是今文作僭古文作替云僭則今文爲長

傳曰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

天休于甯王興我小邦周甯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烏乎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畏莽誥作威釋文徐音威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丕莽誥作不古不丕通

爾知甯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閟毖莽誥作毖勞段云閟多一勞字今文當衍一字猶民莽誥作民獻儀兩存今古文也毖祕古通用慎也葢今文毖祕今文作民獻

謹案天慎勞我於成功所言大功之成未有不慎勞者

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化誘莽誥作告

謹案化誘猶言誥猷也

天棐忱辭忱孔光引作諶古通

釋詁棐輔也忱誠也

其考我民莽誥作天其老我以民

謹案考成也考民猶言天其相民也

予曷其不于前甯人圖功攸終曷莽誥作害下同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莽誥作天亦惟勞我民段云今文少一毖字廣雅祕勞也毖有勞訓則勤字或後人

所增

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畢畢莽誥作輔

謹案曰卒曰終曰畢皆所謂成文武之德也至康王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而後前甯人攸受休畢洪範所謂考終命也此黜殷命亦前人未竟之事故曰若有疾莽誥不識此義而改爲輔失之遠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傳曰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正義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孔傳衍之鄭王本矧肯構下亦有厥考翼其肯曰其子有後弗棄基一節蓋先儒妄增之後案莽誥無此一節晉人據以妄刪之耳

鄭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

謹案考翼之名乃邦君御事首鼠兩端者所造以阻撓國政者故言今若手無策以任三監之敗壞武功爲考翼者肯曰吾父兄有賢子孫弗棄前人之基業乎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甯王大命卬莽誥作身敉作撫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敉養莽誥作長

謹案兄考猶言父兄也友親友民養指邦君御事上節責難於身此節深責邦君御事之沮東征者

王曰烏乎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謹案肆恣也直責其自恣適已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爽邦

由哲蔡誥作助國道明法蔡誥作定後

案說文鳥部烏古文法形相似而誤

蔡氏曰爽明也十人謂十亂

矧今降戾于周邦惟大艱戾蔡誥作定

傳訓爲罪

謹案天降戾卽天降割也

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釋文易以豉反謹案如字

謹案人指武庚鄰指管蔡所謂在王宮邦君室也胥相也言

三監同謀欲代我室正天之黜殷命而使之自伐也爾乃不

知而爲之辭其有愧於十亂多矣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齊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

甯人稽莽誥作
嗇古通

于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甯人有指疆土指莽誥作旨顏注美

段云作指者
衞包所改

也王肅及正義並同

蔡氏曰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弗征 謹案順前王美

意欲盡天下疆土而安之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後案武庚罪非首禍管蔡惡不忍言歸之於卜以順天命而

已聖人之公且誠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三十六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五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秉誥第十五　周書六

馬曰康圻內國名　鄭曰康謚號　孫云史記衞世家索隱引世本宋忠注曰康叔從康徙封衞說文邠穎川縣漢志穎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邠集韻又有鄛地名卽康也今河南汝州是漢志又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分其畿內爲三國鄘以封武庚庸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周公誅三監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遷鄘庸之民於雒邑

惟三月哉生魄（魄說文引作霸古鐘鼎作閇莊云易納甲震三日出庚之形詳古文甲乙篇）

馬曰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書大傳曰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　鄭曰此時未作新邑基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卽功作効其力焉

是時周公居攝四年隆平已至　章謙存曰經言大邑指王都言新邑指下都王都起四年三月成於五年三月下都起五年三月乙卯成於六年此鄭氏善推伏生年數脗合經文

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鄭曰不見要服者以違於役事而恆闕焉　後案百工五服諸侯之百官也說文士事也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莊云案正義鄭本洪作鴻

鄭曰鴻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莊云其當爲迓詩往迓王舅傳曰迓迎也箋云迓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

鄭曰王若曰總告諸侯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呼成王也

傳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　謹案鄭注之誤辨見書序說義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

傳曰文王能顯用俊德愼去刑罰以爲教首惠恤窮民不慢

鰥寡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

緩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莊云釋詁顯代也酒誥惟天降命肇我民與此皆言周之始受命代商本由大王一二邦謂自邠遷岐當讀二邦句以修我西土句孟子趙注引冒聞于上帝是惟時怙爲句謹案孔傳同論衡同胡廣侍中箴同冒勖古通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

莊云殪當從禮記作壹同也統一大殷而受其命也左氏古文劉歆所改不可從

乃寡兄勖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

莊云釋詁在終也言康叔往此東土終文武所受之命與厥邦厥民也

王曰烏乎封女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女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江氏聲云衣讀爲殷孫云宅古通度宏荀子引作宏覆乎天宋本荀子王命作王庭王伯申云衣讀若士依於德之依段借字別古與耆通周官小宰注故書別作辯辯又通徧鄉飲酒禮注今文耆皆作徧則徧求猶敷求也

馬曰遹述也　鄭曰古先哲王虞夏也　謹案今民兼治民者言之宏覆如天君道也不廢王命侯度也周公三王之道授之康叔兄弟兼師友矣故左氏言大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王伯申云敷求徧求也別亦徧也由於也

王曰烏乎小子封惕瘝乃身敬哉後漢和帝詔引作惕矜或作鰥段云瘝俗字

鄭曰刑罰及已爲痛病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

又民長風俗通爾雅郭注引作威古通康漢書武五子傳引作桐顏注通脫輕寵之貌也史記作侗段云今文孫云天威之明惟誠是補驗之民情大可見矣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左氏引作茂古通

惠順也懋勉也

己女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王伯申云應與膺同受也洛誥曰承保應膺承同部字易傳曰容保容應聲之轉

謹案服事也宅度也

王曰烏乎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潛夫論述赦篇引此節烏乎作於戲非眚作匪省式作戒非終作匪終眚災作省哉辜作皐乃作亦段云今文

後案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罹者爾式用也式爾者故用如此適爾者適然如此所以殺不殺異尭典怙終賊災鄭注意同

王曰烏乎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左氏荀子引乃大明服江氏聲庸以次下女封二字當承時字下女封又宋本荀子引勑作力若有疾之若作而楊倞注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効上之急也段云與古文尚書異

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刖人無或劓刖人莊云凡言又曰者皆授讀時省文如秦碑大夫字只作夫二是也舊以又曰入正文讀之非也下並同此　王伯申云刖當作刖字形相近而誤呂刑同

莊宗伯曰非女封刑人殺人者言不得以私意刑殺人也無

或刑人殺人非女封者言女之屬國及大夫卿士專刑殺人不以告女女亦竟罔聞知也非女封剿則人無或剿則人非女封義亦然　鄭曰則臣從君坐之刑　孫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春秋時淫刑以逞未可爲經證鄭氏律學据漢法故以沒官從坐解經非三代仁厚之政也

王曰外事女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朱云司事也臬司句絶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書大傳甫刑篇引又曰茲殷罰有倫

莊云丕蔽要囚句下當重讀師茲殷罰有倫六字正應上非女封四句又曰二字衍文

傳曰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王曰女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女封乃女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荀子致士篇引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

先教也宥生篇書曰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惟勿庸以即予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又云己賊暴虐三者然後刑可即也莊云罰蔽殷彝用句女封二字承有敘時下曰於古通段云遜當作愻愻順義同即次古通

謹案殷彝常法也義刑義殺因時制宜周官所謂重典輕典不常用也故曰勿庸以即

已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敬不畏死罔弗憝　敬孟子引作閔憝作譈罔弗憝上孟子說文俱有凡民二字

謹案凡民自得罪荀子解爲民自服罪孟子說爲不待教而誅趙注凡民無不得殺之不待君之教令孫云若今律登時殺死勿論矣說文憝怨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謹案元惡猶盜首也顯代也長兄於天倫有代父之道故曰天顯鞠子稚子也弔至也左氏隱括此經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經言子弟不孝不友父兄亦不得自罪之必於政人得罪且親親得相容隱與寇攘姦宄殺奪人於貨者異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

謹案別與辨徧通王伯申說是也播當作譒說文譒敷也此譒字衍文授讀者以訓詁字入經耳造字下疑脫獄字讀爲乃辨譒造獄

鄭曰訓人師長　謹案正人卽政人三卿也庶子諸子也諸節馬注大誓諸受符節有司也乃別譒造漢王尊傳尊曰經所謂造獄者也注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葢不循常典別造非刑者也

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己女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莊云民下疑脫有字念當爲諗諗念古通毛詩傳諗念也箋告也說文深諫也率音律義率謂以義趣法非常法周官所謂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者也凡言義者皆當議之故曰其義刑義殺勿庸以卽

謹案民有大譽者弗以告而以勿庸用病其君是所引進者皆非善類矣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受顯戮乃我之所大惡女國中大小臣工有若此者是大背乎明德慎罰之訓矣由義律而殺之可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
乃非德用乂

謹案左氏云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宋昭公自
知無道也康叔爲孟侯其所屬之侯伯有不能以道治其家
人或專殺大夫大夫士相殺而不能禁止是大廢王命非德
教可治言當以九伐之法正之也

女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
及則予一人以懌莊云由猷通由裕句乃裕句懌荀子引作擇
涉呂刑文而誤耳說文無懌字凡懌本皆作
斁陳鄂云斁當
訓終本之廣雅
鄭曰敬忌祇祇威威是也　孫云典常法也由裕道也敬忌
謂明德慎罰也　謹案民統治民者言之下及上後及前之
謂及言女君臣咸能祇遹文考則我天子之業以成　莊云
梓材所云用斁先王受命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正義鄭云迪
下讀今不從
孫云爽明也迪道也求終也適善也在存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
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
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後案屢當從說文作
婁段云殛當作極
王伯申云于猶越也與也連及之詞行道也言告女德之說
與罰之道也　謹案此以明之未戾天之降殃責之於躬以
終明德慎罰之旨言宜尚德緩刑也孫云迪作也婁驅也數

也

王曰烏乎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女瑕殄王伯申以遠乃猷裕爲句

孫云蔽塞也敏疾也猷裕方言云道也瑕遐通遠也殄絕也言女無作怨於民勿用非道之謀非典之法以蔽是誠心丕乃疾敬德以安女心顧省汝德遠慮汝道乃以民安則其德雖遠而不絕言世享也

王曰烏乎肆女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女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孫云享獻也凡封諸侯必命之祭其封內山川社稷所謂命祀也明勉也服命謂七章七命也　謹案高乃聽傳謂聽先王道德之言是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女乃以殷民世享告唐石經作誥古通

莊云勿替句敬典聽朕告句女屬下讀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七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樂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六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酒誥第十六

周書七

王若曰釋文馬鄭本作成王若曰段云馬氏所言俗儒謂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是今文亦曰成王

馬曰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汝因爲諡裔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　鄭曰成王所言成道之王謹案馬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是也此後世孔子慮後世有周公攝政稱王之邪說別嫌明疑而加也詳書序說義

明大命于妹邦

馬曰妹邦鄙牧養之地　鄭曰妹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諸國屬鄘故其風言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王觀察云毖同必廣雅必敕也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敎小子有正有事

王伯申云正官之長事官之屬周官萍氏注引作政古通

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大傳曰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又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莊云我民迪句

謹毖迪道也周道重稼穡惟土物愛謂不爲酒醪以糜穀也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莊云妹土嗣妹邦之嗣君也爾股肱純言其臣下皆純一也

藝黍稷事父兄欲以周道化之也

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白虎通引以遠服賈用爲句孝養下有欽字

馬曰洗盡也　段云肇敏也　謹按洗滌腆美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後案羞耇養老也惟君君燕其臣也邦國有養老之禮及君與其臣燕飲則得飲酒也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鄭曰饋祀助祭於君 謹案介右也爾助祭於公得自擇左右用燕安逸樂不廢政事此則飲福受胙而禍害不生者也

以上三節言沫土之農工商賈以孝敬為教值父母喜慶之事可以洗腆用酒幽風所謂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也其臣工有養老燕享之禮助祭旅酬之事飲酒亦不為量非是則崇飲羣飲矣方重禁酒而列不禁之條者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所謂作稽中德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莊云迪屬上句畏天顯句

謹案殷道重敎天顯天之明命也經常秉執哲知也毖敎尚敬畏相君之敬大臣也有恭臣之敬君上也傳曰崇聚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白虎通引侯甸任衛作國伯傳曰宗工尊官也尹正也亞貳也百姓里居百官族姓致仕居田里者　鄭曰飲酒齊色曰湎說文湎沈于酒也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傳曰祇辟敬法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莊云厥蹶通言顯覆其命

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句誕惟厥縱以下二十字宜在不惟自息乃逸下不惟誕惟文義相應與下弗惟誕惟文義同也不克畏死辜句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句自酒之自古通鼻眉說文眉臥息也从尸自釋文泆又作逸亦作佚說文盡傷痛也从血聿皕聲正義自酒俗本多誤爲嗜酒

謹案言紂沈湎其身顯踣其命不顯於敬民任其斂怨而不悛荒湛於酒不惟安息逸樂而已又爲長夜之飲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裸而相逐民無不盡然傷心者乃其心疾急敖很又作炮烙之刑明知災告及身下邑都城將底滅亡而不憂懼不念殷先哲王之明德慆祀一旦而下民怨毒其政腥臊馨香不登維天不饗喪亂並興酒之流禍如此反覆咨嗟爲後人監言至深痛蓋悲管蔡之漸染餘風而禍亦不旋踵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段云墜俗隊字莊云撫讀爲憮然之憮
予惟曰女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
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
定辟矧女剛制于酒 孫云悊同必疇鄭作壽圻詩小雅作祈違白氏六帖羣經音辨作韋
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女剛制于酒 孫云悊同必疇鄭作壽圻詩小雅作祈違白氏六帖羣經音辨作韋

訏爾雅固也說文愼也悊敕也 後案殷獻臣殷之故家殷士膚敏者也 鄭曰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 孫云友讀爲右左右史比近於君故曰友 鄭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順壽萬民之圻父謂司馬主封圻之事 馬曰違違行也 傳曰薄逐回邪之農父謂司徒順安萬民之宏父謂司空諸侯三卿愼擇其人而用之則法制定況女剛斷於酒乎 孫云矧詞也傳皆釋爲況非也

厥或誥曰羣飲女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王伯厚漢藝文志考云漢人引作女無失段云王莽傳引君奭過佚亦作失釋文佚音逸古失佚逸通拘徐鍇說文引作柯獻柯摳也江氏聲曰獻當爲獻說文獻議辠也从水獻與法同意莊云小篆獻隸變从言尚書古文假泉今文或借獻也孫云殺同黎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莊云又惟殷之迪句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句 莊云惟工之湎於酒者乃既往不咎者也教

謹案殷道尚教諸臣惟工之不改而後誅之敷教在寬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憸 莊云惟我一人弗憸句 弗讀爲不

鄭曰斯析也 謹案傳訓斯爲此較鄭爲順有斯謂率教者乃事時同于殺

明享謂受福保其祿位也　孫云恤收也鑠潔也　莊云乃事卽謂殷之諸臣惟工也

王曰封女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段云書序王俾榮伯作辨辨讀如辨馬本俾作辨平

俾辨一聲之轉皆訓使

傳曰辯使也　莊云乃司民讀殷民也

揚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

焉今亡夫固學紀聞引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卽脫簡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卽此等句後案王伯厚此說非也劉向見有脫簡卽應補入且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脫簡者乃古文有而今文無大傳圭璧之句想是伏生別得逸文所無其俄空非脫一簡之謂不可以圭璧句當之考韓非說林篇引酒誥之文以爲康誥蓋揚雄據別本以爲酒誥亡耳識古者詳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八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七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梓材弟十七　周書八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鄭曰于邑言達大家于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

謹案大家殷大族孟子所言巨室其有小賞罰辟除得專達

也王謂天子下厥臣謂天子之命卿及三監邦君有大事詢

謀之以達于王而後行也

女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莊云女若恒句越我有屬下讀曰字

衍

謹案若恒言順常師師眾長司徒司馬司空三卿尹大夫旅

士也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謹案彊戕同聲有宥古通開漢避景帝諱改賢監形相近亂率形相近爲化何聲

謹案厲害也徂往皆謂臣也言君先敬勞民其臣罔不從之其虐之能用輕典以宥過者亦見其君之用輕典以赦過宥罪也歷廣雅釋詁過也馬云戕殘也上二篇言刑亂國之法此篇言刑新國之法

王啟監厥亂爲民

謹案言王之建牧立監爲治民也自此至篇末乃周公告成王之言其意與誥康叔者相屬故合爲一古人文法不拘猶

康誥酒誥之王爲成王而所言仍周公之言也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屬說文引作嫐云婦人妊身也汪氏喜孫云呂刑哀敬折獄大傳作哀矜折獄此敬亦矜字矜寡卽鰥寡堯典有鰥史記作矜詩小雅有鰥作矜何草不黃之矜韓詩作鰥古鰥矜同音通用後案廣雅釋詁嫐身也廣雅引崔子玉清誡云惠于嫐孀嫐是妊身孀是無夫皆婦人可憐憫者故並言之

鄭曰無相殘賊無相暴虐　謹案大傳說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合由以容者謂仁政先及之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謹案效考績也以用也引長也恬安也辟法也言自古王者

立監之意若此無所誅殺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塓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正義二文皆云斁卽古塗字下引簡作斁莊云隸古定本塗本作斁爲塗遂失劉向文子及杜林衞宏相傳之舊案斁當如字讀說文斁終也言塓茨丹雘所以終垣墉樸斲之事也起下用斁先王受命說文雘字下引周書曰惟其斁丹雘段云古文尚書別本或說文本作斁轉寫者誤之

謹案稽計也詩曰文王既勤止三言既勤以與下先王既勤也田一歲曰菑陳修皆治也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茨以茅葦蓋屋也　馬曰卑曰垣高曰墉塓塗色梓古作杼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樸未成器雘善丹也

鄭曰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　大傳伯禽與康叔

皃商子觀橋梓而知父子之道段云今文家說不必盡合書義　後案周公丁甯康叔欲其善繼文王之志故有此三喻猶大誥堂構播穫之說也馬本梓爲杼杼有子道此篇命名獨取梓材者正以杼之樸斲丹雘比父子繼業故也周之王業成于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康叔皆以繼文王者也明乎此則前二篇之詳于文王略于武王亦無疑矣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莊云毛詩使不懌又作斁下同莊云說文無懌字凡作懌皆俗改也孫云作懌也此本亦當作挾與毛詩同挾挾通釋文付如字馬本作附挾四方傳挾達始也享作猶言作享王伯申云用以也屬下讀

後案此以下乃周公因誥康叔而並戒成王之詞與康誥敘首相爲起結實三篇之大約束也曰今王曰王謂成王曰先王曰后謂文王武王此一節言先王用德以懷庶邦故能格于皇天有人有土以受命今王亦當以德和民以終先王所受命也其時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故舉先王之時庶邦丕享兄弟方來以勸之見庶邦之來不自今日始也四方民大和會而商民猶有染于舊俗者故以和懌先後迷民言之欲迷民之皆化爲和會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謹案已讀如嘻詞也言建侯衛之意欲其夾輔王室與國同休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奕世卽此意也

後案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誥康叔并徧戒諸侯且以勉王如此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三百三十九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檠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八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召誥第十八　周書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後案望說文作朢

鄭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言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　後案大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史記周公行政七年作召誥洛誥鄭從大傳說劉歆三統術及僞傳用史記說鄭云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者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正義以既望爲十六日以是月朔是乙亥望是己丑既望是庚寅據乙未溯之本漢志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馬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　鄭曰于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父恭也

後案說文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史記索隱豐文王所作邑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鄭曰相視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旣得卜則經營王伯厚漢藝文志考證朏漢人或作蠥段云今文之異洛當作雒

說文朏月未盛之明月三日出漢志推得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五日戊申正義二月乙未而發豐至洛十四日也　後案吉行日五十里豐至洛七百里也　王氏伯申曰越若詞也越若來三月五字爲句逸周書世俘篇漢律志引武成篇粤若來二月旣死霸粤五日甲子文法與此同

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鄭曰汭隈曲中也逸周書作雒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　後案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當云方千七百二十八丈適符其

數今略其奇數也云郛方七百里者誤當作七十里郛郭也
九里之城必無七百里之郛下云制郊甸方六百里謂王畿
也郛出畿外五十里必不然矣孔疏注五宮宮府寺也大廟
后稷二宮祖考廟路寢王所居明堂在國南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段云翼當作翌下同
鄭曰史不書王往者王于相宅無事也　謹案下文郊社之
事王親主之洛誥亦云恭承子來相宅則是時王亦至洛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疏曰丁巳月十四日也　傳曰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
配故二牛后稷貶于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正義告天不
言告地告社不言告地稷皆省文也不言告廟亦省文也

孫云洛誥言騂牛此時尚稱殷禮用白牡也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
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　後舉社以見稷也傳謂
社稷共牢又云句龍后稷祀爲社稷皆誤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
庶殷丕作
謹案三月甲子二十一日也距乙未三十日傳曰是時諸侯
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眾殷之侯甸男服之
邦伯使就功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
鄭曰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

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思齊簋引越乃御事無自字）

鄭曰召公見眾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賜周公　後案王既得周公所獻之卜而來也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摯見之幣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陳王及公之意　蔡氏曰誥告殷民其本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

烏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烏乎曷其奈何勿敬

鄭曰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段云瘝俗字爾雅郭注引作鰥說文玉篇廣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錄鰥字莊云智當作知藏當作臧）

鄭曰鰥病也　傳曰賢智隱藏病民者在位言無良臣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莊云籀文知疾相近知當爲疾害也徂讀爲沮沮何也）

莊云夫猶此也民攜持其妻保抱其子以哀呼天而此在位之病民者惡其害已何其逃亡而出執之　孫云知匹也夫知猶言匹夫

烏乎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

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
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段云墜俗字 當作隊下同

鄭曰面猶回向也 孫云子字也格升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
自天鳥乎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 段云小徐本說文引丕誠于小民無能字

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嚴 段云說文石部嚴巖也从石品周書曰畏于民嚴讀與嚴同 又山部嵓字音義畧同品部嚴字讀與聶同多言也音義與品別王伯厚誤爲一字 江氏聲云漢人以顧字屬上讀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鄭曰自用也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
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
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
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
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
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論衡引作初服厥命 晉古文脫今厥命三字 莊云今文脫乃字東

烏乎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
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
永命 孫云貽俗字當作詒知詞也弦詞也俗別字與知字形相近而誤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爲句王伯申云用以也

謹案左氏春秋言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

所命也史云周過其歷泰不及期故召公反覆于天命之修短而歸本于敬德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朱武曹曰小民乃惟刑句刑法也

潛夫論曰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說喜而增歷數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莊宗伯云周道親親尚道尊賢商有賢聖之君六七作周之命哲不逮也成康守尚德緩刑之戒故天下安康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厲幽壞之而宗周滅矣雖有東都命歷安得如夏商哉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鄭曰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百君子王之諸臣與羣吏　莊宗伯曰召公稱子小臣周公未嘗稱臣緣成王之義不敢臣周公也讎匹也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禮教也末猶終也成命即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詩頌所謂昊天有成命也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傳曰我非敢獨勤而已　蔡氏曰奉璧幣即上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

仁和邵順穎校
桐城姚永樂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一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九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洛誥第十九　周書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莊云復白也辟法也禮盛德記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

謹案荀卿伏生諸人說周公攝政致政之謬辨見說義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謹案基始也謀也基命定命詩頌所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弗敢康夙夜基命宥密者也如弗敢及卽夙夜宥密也允嗣保安也或云太保召公也其謀作民明法謂制作禮樂之事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
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禹貢疏瀍俗
字當爲廛
鄭曰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
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
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先卜河北黎水者近
于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說之　傳曰卜必先墨
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瀍水東今洛陽將定下都遷殷頑
民故并卜之　後案河朔黎水謂黎陽也續漢志魏郡有黎
陽縣其故城在今河南衞輝府濬縣東北續志又云洛陽周
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
伻來以圖及獻卜　纂經音辨平使也引書平來以圖段云此賈氏據未改尚書釋文采入者伻俗字下同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
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其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
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　馬云貞當也　莊宗伯云二人
文武也正義拜手稽首施于極敬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
手稽首而受其言　謹案作周匹休者言制度與鎬京相匹
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鄭曰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之
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卽用周
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

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　王曰秩序也　謹案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時洛邑初造禮樂未制故先用殷禮也咸秩無文者如以宗高爲中嶽之類翟方進傳引此文孟康注諸廢祀無文籍咸祭之是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女受命篤弼丕視功載莊云曰記功之曰當爲越越記功句宗以功作元祀句

謹案宗以功作元祀者孝經詩序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周公以義創夏殷所未有也明堂之禘惟文祖烈考配位在堂上與享者十亂文母亦在臣位所謂受命篤弼在功載者也惟命曰者成王命周公與享明堂若商阿衡之與享于大禘也俗儒遂以爲成王賜魯郊禘矣

乃女其悉自教工　教工大傳作學功謹案學从臼聲與教效同類異部可假借壁中書孔馬鄭本不可見王肅用伏生訓改其文也

莊云大傳引此作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白虎通釋名皆云教效也是今文雖作學亦讀胡孝反同東晉古文說矣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易傳太初篇曰大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又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此言明堂爲天子所自學學讀如字　王肅曰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傳同　謹案伏生蔡邕王肅三說大義略同大傳當得本訓此汝周公謂成王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鄭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爰延上封事曰其朋其朋言
愼所與也
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段云燄燄左氏傳杜注
此字衞包所改梅福傳引作及唐石經作炎炎不知
庸蓋今文本炎庸本雙聲
傳曰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公往新邑仟嚮卽有僚明作有
功惇大成裕女永有辭段云仟當作
平嚮當作鄉
傳曰若彝謂順常道仟鄉卽有僚使臣下各鄉就有官汝永
有辭長有美譽于後世
公曰已女惟沖子惟終女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
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

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
儀簡也威儀旣簡亦是不享也正義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
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女于棐民彝女乃是不蘟乃時惟
不永哉笃敘乃正父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頒說文引作放莊
以爲訓字暇當作瑕乃當作遒說文遒驚聲也或云遒往也
讀若仍經典借作乃蘟卽臘之訛七作反笃敘乃正父罔不
若句予不敢廢乃命句不暇不永之不
讀丕餘如字乃是之乃讀仍餘如字
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蘟勉
也莊云頒訓不暇謂布文武之大訓遠也仍是不寢謂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也不永永也正父謂公卿三事大夫若順

也　孫云毛詩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僞孔以正父謂武王不通古義

女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段云廣雅釋詁農勉也章云農厚也孫云明勉也傳云裕寬裕戾來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大傳烈上有德字荅作對四方上有萬邦二字民下無居師二字

王石臞曰明勉也釋訓亹亹勉也禮器鄭注亹亹猶勉勉也詩江漢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

謹案公言明農言自勉勉也王言公明保予言勉輔予也居師言四方民之居洛師者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謹案謂肇舉祖文王而宗武王之大禮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段云旁古文尚書作方此衞包以今文改古文也廣雅方大也迓釋文馬鄭王皆音魚遽反魏文帝紀漢獻帝詔引御衡不迷段云古文作御衡僞孔讀爲訝衞包改爲迓謹案漢讀以御衡不迷屬下讀今不從僞孔傳以不迷屬下讀今不從

鄭曰稱上曰衡　謹案御衡不迷言致太平而風雨時節即堯典烈風雷雨不迷之義也

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莊云文王之勤武王之教予沖子所夙夜慎祀者也中庸所謂成文武之德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謹案言公之功備道予甚厚予無不順是此荅篤敘乃正父
罔不若之言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莊云予小子其退卽辟句于周命公後句
莊云退逡循也言少緩也　謹案言當逡循就法于周謂成
周命公後謂封魯公以爲周公主封凡蔣邢茅胙祭爲寰內
子入爲王卿士也章謙存引沈約云周平公卽君陳周公子
伯禽弟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伯申云四方迪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敉句公功迪將其後句孫云
說文引亦未克敉
公功今從王讀
鄭曰敉安也　謹案迪遒也遒聿也言四方致治未定于祖
宗祀典亦未成公功聿大其後猶言克開厥後謂大封公諸
子士事也師工衆官也言入爲卿士監我治事之衆臣以大
保文武所受命民世爲疑丞輔弼以治內也春秋有宰周公
凡伯祭公祭伯祭叔皆周公之後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書祭公解公無困我哉漢書元后傳杜欽傳引公無困我蓋哉我形相近而致亂也
謹案定謂公定宅也往卽退卽辟也肅進將大祗敬歡樂也
斁厭也康事安民之事公勿替刑言公自制法而舉行之以
答予不敢廢乃命之言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

武王宏朕莊云朕當作俟古文訓下考朕觀朕同越乃光烈考
武王宏朕句大傳曰以揚武王之大烈訓是今文本
作訓也段氏
孫氏俱采之

鄭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烈威
也

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段云
恭孺子之恭孔訓奉字本作共衞包改之莊云
恭孺子來相宅句其大惇典句殷獻民屬下讀
莊云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卽召誥所謂庶殷丕作是也故
曰作周恭先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
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孫云曰
文云詮詞也釋文單音丹馬同昳說
丁但反信也莊云朕當作訓

鄭曰成我所用男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
帝太廟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
益用之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
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謹案鄭以乃命
寧爲句今不從

鄭曰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
人兼之又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
帝太廟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王
命周公攝主祭故以秬鬯二卣周禮廟用卣精意以享曰禋
蔡氏以敬則用祭器以秬鬯爲賜周公則文侯之命江漢之
詩皆以一卣且亦賜之以祭告其前文人也鄭以爲告五帝

太暭之屬非也周官上公之禮再祼而酢鄭注爲宗伯攝主
瓚瑋瓚祼王與后賓乃酢王亦非此禮也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仟殷乃承敘
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莊云自當作皋周書祭公曰女無以戾
洛誥讀自矣不必破字朕當作訓厭唐石經宋岳本作猒
作訓厭唐石經宋岳本作猒
馬曰厭飫也　謹案此禮祀嘏辭曰殷乃引考殷乃承敘順
王毖殷之意曰萬年猒于乃德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順二
王保佑子孫祈天永命之意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釋文傳及馬以王在新邑絕句鄭讀王
文鄭讀脫祭字莊云烝烝通
在新邑烝正義鄭以烝祭上屬後案釋
用燎非冬烝之烝祭歲屬上讀
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冊
漢

鄭曰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旦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
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
其宜立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
各特牛也　莊云夏時初歲祭郊也此歲祭郎祫也三王之
郊一用夏正此蓋先郊後祫郊以稷配天祫以文武配上帝
曰烝者周禮所謂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其祫嘗之禮當是
五年一祫而周頌無樂章可考或郎雝歟我將祀文王于明
堂曰維羊維牛此用特者蓋變禮也周公不之魯封伯禽以
爲周公主魯于是有六廟亦變禮也鄭以此爲祫祭文王武
王于清廟恐未然矣成王以七年十二月初至洛邑至則告

文武於廟命周公後成王本欲于鎬之辟雍命公後而以稚
圭二卣使周公于洛之明堂告太平于文武以明公功且言
己不敢當之意周公則以悉殷之事爲成王命己者至于太
平制作乃王之成績非臣下所敢專故成王卽以其年十二
月至洛也成王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宜先郊後廟而以十二
月告文武于廟八年正月朔旦冬至祭天者蓋以命公後而
告文武于中宮與時祭異故用特牛蓋戊辰烝祭歲南郊之
祭卽夏時之正月啓蟄初蔵祭也入太室祼明堂之祭也戊
辰爲八年之元日明堂特祭文武告周公後爲七年十有二
月自是二事劉歆鄭康成說俱非也　傳曰成王旣受周公
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年夏之仲冬始于新
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
後案傳據劉歆以召誥洛誥爲一年事就召誥三月丙午朏
推之于中間置一閏月則戊辰適當十二月晦但古術歸餘
于終閏月皆在十二月後據歆則爲閏九月非也大傳召誥
在五年洛誥在七年以五年三月丙午朏推至七年十二月
幾币三年必有一閏則七年十二月不得有戊辰今戊辰自
是十二月日故鄭據此而于召誥二月三月謂當爲一月二
月也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王曰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
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庄云殺當爲秉古文祭與秉形近
而誤格假嘏古通王賓秉禋句咸
絕句一讀連咸格今不從
馬曰太室廟中之夾室

寶故封其子太室清廟中央之室　莊云王賓二王之後秉禮卽奉璋也嘏王致嘏辭也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室中二祼以此祭文王武王王初祼各一王賓亞祼亦各一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是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謹案命公後作冊在成王卽位之七年十有二月戊辰烝祭歲爲八年之元日史先書郊祭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鄭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而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　馬曰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

謹案誕保文武受命謂武王崩後周公總百官喪畢定東土建侯衛作洛邑以終武王之志至此制作禮樂告成太平凡七年也葢武王崩踰年成王卽位稱元年此七年卽成王之七年也若周公踐阼稱王改元紀年之邪說自孟子沒後大義乖反皆託洛誥復辟明農之文而不察其本訓馬鄭諸儒又從而播其狂瀾莊先生旣辭而闢之余復順經文疏通證明之如此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一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多士弟二十　周書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鄭曰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眾士以撫安之　謹案元年當爲八年或七年說詳洛誥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王侍郎伯申云大弔旻天皆當連讀莊云弔古文淑善也弗淑猶言不造不祥也　詁弗弔天及此弗讀爲淑善也弗淑猶言不造不祥也　詁古文弟字

馬曰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　孫云佑釋詁作右

孫云佑助也將奉也勑同飭正也言天周佑助天命奉天明威致王者之罰勑正殷命以終上帝之事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釋文馬本作翼義同正義鄭王古音同偽孔因馬王之說而改經字也　本弋作翼王云取也段云弋翼

馬曰翼取也　鄭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女殷之王命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莊云惟天不畀允句與江氏聲从薛季宣書古文訓作忘云古怙字郭夏皆以忘爲尚書固固不當从心郭夏又無古文怙江說是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　釋文畏如字一音威莊云讀威是

惟天不畀惟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釋文于時夏馬以時字絕句莊云庸帝之帝當爲適壞字也釋文泆音逸又作佾馬本作肩云過也段云嚮當作鄉衛包所改泆佾肩逸古同音字

江氏聲云引逸謂引進遺逸之賢言天欲人君任賢也不適言不進賢也大傳曰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言湯貢伊尹于桀桀不能用也　孫云格同假釋詁升也降格猶言陟降有辭言有罪狀也論衡曰天無爲至德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謂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此今文家說也傳曰天欲民長逸樂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　謹案王充以上帝爲舜非也傳意本之不如江說爲長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恤史記作率

孫云明勉也恤顧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莊云失當爲泆澤當爲斁史記作帝無不配天者帝字屬下讀殷王亦罔敢泆句

謹案董子說三統之前推而達之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鄭注同之天神毛詩傳審諦如帝帝與禘諦通言殷賢聖之君無敢淫泆故其終也大禘之禮無不配天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傳曰帝乙以上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剏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泆魯世家作佚

史記訓爲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　馬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

謹案天顯天之明命酒誥所云畏天顯也民祇民事所當敬者酒誥所謂罔顯于民祇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界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謹案孟子所謂滅國者五十也有辭有辜狀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傳曰周王文武也丕靈承帝事言明德恤祀天命周割絕殷命告正于天謂既克紂崇于牧野告天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子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子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蔡氏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事不貳適之謂也殷士膚敏裸

將于京王家我適之謂也　傳曰不正紂不能正身念法

莊云此言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祀之事也公羊春秋誅君之子不立三王通義禮喪服小記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鄭注爲誅君也武王念殷受身爲天子而立武庚以奉殷祀非也天惟五年須暇之武王何敢遂黜之孟子所謂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隸釋漢石經殘碑有維天命元朕不敢有八字下闕

莊云不敢有後卽無違今文義長召誥曰位在法元日是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

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肆矜論衡引作夷憐段云夷肆古音同部矜當从漢碑作矜讀如鄰

鄭今文也經典說文矜字皆譌从今而古音亾矣

王伯申云肆矜二字連讀下文畀矜二字亦連讀

鄭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　論衡曰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　孫云簡擇也敢猶言不敢也王伯申云率同肆肆緩也言我惟緩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漢石經多士上有告爾二字奄說文作郾移同迻遐俗字當借瑕逖古文作遏遜當作孫或作孫下同

莊云此言成王黜殷命殺武庚誥庶邦之事卽多方是也當

移多方篇爾惟克勤乃事克閱于乃邑謀介接讀移爾遐逖
句下此事臣我宗多遜即召誥之庶殷丕作洛誥之殷獻民
亂爲四新辭是也　謹案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四國
管蔡商奄也　王肅曰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
也　後案降命謂下令即作誥王注非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莊云當移
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
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釋文賓如字徐音儐馬云卻也漢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
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幹俗字當作榦釋文
篇放
此

肚云宋王柏書疑謂多方篇自王曰烏乎猷告爾有方多士
以下是此篇錯簡亦宋人改經積習但謂夏迪簡在王庭有
服在百僚與多方迪簡在王庭尚爾士有服在大僚是二篇
前後相應不爲無見成王伐奄時未營洛邑不得云自時洛
邑此爾乃尚有爾土四十字與多方爾乃自時洛邑三十九
字彼此互錯當改正　謹案多方作于成王三年商邑甫定
故辭氣多駿厲嚴肅多士作于成王八年成周既定故詞氣
如和風甘雨靡氏珍栻移多方篇爾惟克勤乃事克閱于乃
邑謀介十三字及爾乃自時洛邑至有服在大僚三十九字
入此篇而以此篇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十三字
接此爾乃尚有爾土以下四十字入多方篇文義如天衣無

繼質諸聖人而不易者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江氏聲曰居居業也詩曰職思其居　孫云幹體也楚詞云去君之恆幹廣雅釋詁幹事也　王肅云攵其有安事有長久年于此洛邑　謹案殷民之未爲惡者可以迪簡在王庭習惡者身雖宥之而不可用其小子之去故取新者乃可興起之夏時書鳴隼之義成王所以命蔡仲也從爾遷言從攵爲始遷成周之祖以誘勸之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莊云王曰下當重讀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句又曰二字衍說見康誥又云古文多省已故字形相近或卽古文國字言我也言我與爾子孫居洛日久今雖新邑彼卽古國自我與爾爲始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檠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一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無逸第二十一　周書

周公曰烏乎君子所其無逸　段云無逸書大傳作毋佚史記論衡同今文也漢石經作毋勑漢書師古注引作亡逸

鄭曰烏乎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穡漢石經作嗇王伯申云古依隱同部聲白虎通衣者隱也

論衡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

文王以爲當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
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釋文相息亮反喭五旦反○乃諺既誕漢石經作乃憲既延否作不當爲丕石經丕否皆作不
莊云史記云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訓憲爲業訓延爲久是史公從安國問者亦同今文矣
周公曰嗚乎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釋文嚴馬作儼段云古通用自度漢石經作自亮治作以祗史記作震享史記作饗莊云依傳疏讀畏天命句自度治民句荒寧句
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 鄭曰中宗大戊也又曰言大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爲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疏曰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時中論作實屬下讀暨古文當作泉商頌譜作洎亮陰論語作諒陰禮記作諒闇書大傳作梁闇漢五行志作涼陰雍禮記史記作謚嘉史記作蜜邦作國無時漢石經作九年漢石經作百年論衡同
馬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又曰亮信也陰默也爲聽于家

宰信默而不言　鄭曰舊猶久也爰于暨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也又曰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不言政事又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小人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大小皆無怨王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馬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　鄭同　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　傳曰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正義殷本紀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衞彪傒曰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甯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鄭元云妄造此語也傳稱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孫云呂氏春秋後漢書郅惲傳有殷高宗放逐孝子孝己之事書傳史記或作祖庚馬鄭所本也司馬貞索隱據紀年以爲祖甲亦同馬鄭王肅說本劉歆毀廟議皇甫謐帝王世紀僞孔傳同

之或今文家異說也　段云今文祖甲當爲太宗序次當爲
殷王太宗其在中宗其在高宗今本史說或淺人用古文改
之下文今文當是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實勝古文鄭
注失之誤王肅失之瞽矣

自時厥後立王　漢石經或作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時厥後下闕洪氏隸釋云此碑獨缺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

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自時厥後立王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
三年　生則逸中論引不重出勞下有苦字耽論衡引作湛之從後漢鄭崇傳論衡中論皆作是從亦罔或克壽鄭崇傳論衡引作時亦罔有克壽無自時厥後句段云古文或今文有同韻字四三中論作三四

周公曰烏乎厥亦惟我周　段云大傳書曰厥兆天子爵系之毋佚白虎通引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系之毋佚

爵蓋古文厥亦惟我周今文厥兆天子爵今文郎肇基王逆之謂孫云兆亦字形相近顧廣圻以爲脫天子爵三字惟我周屬下讀莊云宋元本引書逸篇非無逸篇也王伯申陳喬樅說同

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釋文卑如字馬作俾俾使也

孫云抑抑慎密也服功皆事也文王就卑賤之事安居之功田作之功　傳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段云恭漢石經作共孔傳亦不訓敬與恭別漢石經民作人鮮作尠字魚旁而誤增之漢石經鰥作矜古文也鮮恐于之誤羊于字形近又因下聲近斯斯于皆辭也

傳曰以美造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以庶邦惟正之供釋文昃本亦作仄遑楚語作皇段云遑俗字衞包所改楚語引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是約舉之古政正通供當作共盤于遊田晏子引作盤遊于田田西京賦引作畋莊云江氏聲據國語漢書谷永傳漢石經謂以庶邦以萬民皆衍文然據石經自亮以民卽以萬民惟政之恭義此庶邦與上萬民互錯耳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朱云中終古通

鄭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年

周公曰烏乎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漢書谷永傳引作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供石經殘碑有酒毋勑于游田維下闕二字是今文觀作酒于逸作毋勑游下無于字供作共與谷永傳同亦無以萬民三字

鄭曰淫放恣也淫者浸浸不止

無皇曰今日耽樂皇漢石經作兄況通孫云況盬也皇暇也謹案耽當作湛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謹案訓順古通段云今文無作毋受作紂孫云酗當作酗唐石經作酗

周公曰烏乎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譸釋文馬本作輈莊云說文言部子部兩引此句皆無民字胥字譸毛詩爾雅作侜郭注引書亦無民字胥字段云後人因傳文而增之也莊云二字當衍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聽漢石經作聖又作人乃訓變亂正刑無之乃二字無先王之三字莊云不聽當爲否聖下同詩云或聖或否訓當作馴假借字兩否字俱讀丕王觀察云違與偉同亦怨也

周公曰烏乎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謹案迪哲猶言由聖與否聖相反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皇自漢石經作兄曰

鄭曰皇謂暇言寬暇自敬　王曰況滋益用敬德　鄭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婁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謹案辟法也綽緩也叢聚也

周公曰烏乎嗣王其監于茲漢石經烏乎作於戲無其字匡謬正俗云古文烏虖今文皆作於戲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樸校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二　周書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君奭弟二十二

周公若曰君奭說文奭盛也从大从㚔㚔亦聲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魏後案毗部又有奭字形相似又有訛字皆从二目故史籀以爲名魏實則名奭也

孫云史遷說召公不說在周公當國之時後漢書申屠剛傳注以爲在致政後或今古文異說也編次在多士後疑非當國時矣　謹案莊氏書序說義以爲此篇作於成王未迎周公之前最當豳風序所謂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可破一切妄說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

永字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莊云弔古文叔字說
見大誥段云墜俗字當作隊終漢石經作
道釋文馬本作崇云充也祥石經作詳
鄭曰言與君奭同知舉殷與亡以爲戒
烏呼君已曰時我釋文已音以莊云當
音記卽說文迓字
我亦不敢甯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
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莊云遏佚前人光在家句不知天命
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句不易句王莽傳引書曰我嗣事
不易天應棐諶乃亾隊命○孫云經常歷久也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
沖子
孫云迪道也施延也

又曰莊云施于我沖子句重讀又曰二字
衍謹案王肅謂重言天不可信亦通
天不可信我道惟甯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鄭曰又曰人又云周公稱人之言也言甯王者卽文王也
莊云甯王武王也德得通延長也庸用釋舍也言我爲甯王
祈天永命惟得永延而天不可信僅止二年文王所受純佑
之寶命不幾失隊乎哀痛迫切情見乎辭矣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
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
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燕世家格
作假乂訓
治盤作般
馬曰格至也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　鄭曰皇天北極大

帝也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以倚而
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大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
所取安所取平阿衡保衡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上
帝太微中其所統也伊陟伊尹之子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孫云率同聿詞也陳道也　謹案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子
孫而六謂三宗之廟親盡則毀而明堂大禘聖賢之君皆升
配天此六臣亦與享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
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
不是孚孫以天惟純佑命則爲句實當爲室古通王褒四子講
德論引作迪一人使四方孚善引孔注迪道也孚信也

今傳無之是今文故作迪事作使無有字于
字李善引書亦無于字釋文奔走又作本奏
謹案純右命則承上多歷年所言之所謂命歷年也商室猶
言王家百姓百官族姓也王人江氏聲云王同姓之臣也恤
愼也孫云小臣微者屏侯甸侯甸之爲屏藩者欤詞也奔走
毛詩傳曰喻德宣譽曰奔奏稱舉也乂同艾相也辟君也孚
信也稱商之多賢臣以明已之不敢辟相位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念則有
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鄭曰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　謹案謂殷之賢臣與天同
壽可以保治有殷于萬億年有殷嗣謂紂也天天位也孫云
滅棄也威則也滅威與命相則反天位殷適顛覆典刑雖有

輔相而殷命既隊矣今女長思其所以興亡則能保固天命

其治理亦顯于新國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緇衣引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古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勤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莊云今文無明我新造以下十五字鄭讀割爲蓋按割害字之誤害曷通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釋文南宮本作南君

鄭曰詩傳說有疏附奔奏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以自比焉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莊云若虢叔五句當重讀又曰二字衍謹案當重讀無能往來句茲迪猶言迪茲古語也

鄭曰蔑小也 傳曰有亡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臣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于國人 謹按朱武曹云無能能也重言之者猶大雅云予曰有疏附有先後有奔奏有禦侮也逸周書祭公解追學于文武之蔑孔晁注蔑微德也迪茲彝教謂道文王之彝訓故能使精微之德降于國人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釋文冒馬本作勖勉也段云冒勖懋古同音

孫云昭同詔相也 謹按迪見冒聞于上帝所謂格知天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說文暱亙目視也周書曰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暱莊云暱當爲冒冒于上帝之冒古文作暱假借字也天在上視下故曰暱與康誥同惟冒之冒亦假借字下丕冒同冒當爲勖與康誥乃寡兄勖之寡兄勖同勖从冒聲咸宣多之滅如克滅厥宣多之滅

鄭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功者餘四人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莊宗伯以收字屬上讀

鄭曰考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　莊宗伯曰小子同未在位家人之我竝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

辭收卽假以恤我我其收之之收誕無我責收者謂成德之事無乃我二人之責乎言當勉我以不及也

公曰烏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鄭曰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也　謹按是時東土未定禮樂未作周公之憂方大而召公及王以嘉禾旣獻鳴鳥常聞以爲天下已安已治矣何皇皇乎若未定爲故曰告君乃猷裕不以後人迷謂計謨定命遠猷辰告乃能御衡不迷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作女民極曰女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在亶乘茲大命句惟文王德丕承句

莊云此述武王之顧命以屬召公也言文武未竟之志悉以命女作民之極明最皆勉也偶輔也乘承通

公曰君告女朕允保奭其女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女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其女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時莊云朕當作俟不允之不讀丕

謹案襄成也二人文武也合謂同志也天休茲至所謂假以溢我也戡勝也明我俊民言興賢也丕時言太平時制禮作樂告成大平後賢後王守之不迷而後予與女之責可紓也

烏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傳曰厚輔文武之道用能至于今日休美　孫云冒懋同勉也　鄭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謹按咸讀克咸厥功之咸和也文武之德未洽天下周公主陝以東而後東至淮夷海邦莫不率從也爾雅俾從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江氏聲云惠古通慧孫云言我不智惠故賚有煩言我惟用悲閔于天命民心之不易保卽篇首我亦不敢安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之義　謹案不惠之不讀丕惠順也猶皐陶謨朕言惠此上文予不充惟若茲誥句法正同

公曰烏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

用治莊云祗當作振

鄭曰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劉切之　謹案言凡民之行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我與君爲左右相當振古如茲以丕承文武受命民而敬成其德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四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樂校